

女性成长体验与当代韩中两国女性书写

刘艳琳*

<目次>

1. 前言
2. 惊惶破碎的青春岁月
3. 相契又背离的同伴与姐妹情谊
4. 隐秘的情感渴望
5. 结语

1. 前言

20世纪90年代以来，韩中两国的女性文学都有了空前的繁荣和发展，正在逐渐形成一股从未有过的强势，向更成熟的方向迈进。女性生命体验的逐渐被重视，是当代韩中女性文学创作的一个显著的发展趋势。

波伏娃说过：在人类的体验中，有一整块地方被男性故意忽视了。因为他无法思考它：这就是女人经历的体验。女性从诞生到成长，到恋爱，到死亡，一直都在承受着“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发自女性内心深处的：渴望与恐惧，期待与焦灼，自强与自卑等等。伍尔芙也曾强调过女人小说与男人小说的差异，是因为他们之间存在大量的、明显不同的经历，而本质的区别并不在于男人描写战争而女人描写生孩子这一事实，而在于每一性别的作者皆表现自身。女作家基于同男作家并不相同的

* 又松大学 中国学部 副教授，长沙理工大学 文学部 副教授。

生命方式和生存方式，他们彼此对生活的理解不会一样，女性更多地从自身出发从生命体验出发去看待世界。可以说女性的写作从最初开始就一直是体验性的。男性和女性的社会心理与文化心理是无法换位的，女性写作是不可能摆脱社会性别角色的指认和规定的，女性自身特殊的性别经验和心理体验极为自然地会出现在笔端。

“成长体验”作为女性生命体验的一种，它是女性自我的发现和书写，“对自我成长的关注与审视乃是20世纪中国女性书写中一个非常突出而持久的倾向。”¹⁾而这也正是当代韩国女性文学创作的一个显明特色。但是直到20世纪90年代，女性作家观照自我人格成长的主体生命体验才真正受到重视和开拓。如果说20世纪30年代，韩中两国女性成长体验的书写还处于一种朦胧的、自发的、含蓄的和犹抱琵琶半遮面式的表达阶段，那么，到了90年代初，“女性成长体验的自我书写就已经发展到自觉的、直截了当的、具有强大的理论支撑的成熟阶段。”

女性生命成长中的困惑与挣扎在当代韩中两国女性作家的文本中都有着丰盈的体现，比如韩国女作家殷熙耕的《鸟的礼物》、《安慰少年》、申京淑的《哪里传来找我的电话铃声》、《草莓》、《单人房》、《寻找母亲》、孔枝泳的《像犀牛牛角一样独自前行》、《待人的礼仪》、金爱斓的《爸爸，快跑》、赵京兰的《我的紫色沙发》、全景麟的《关于平凡的水珠花纹连衣裙的故事》、中国女性作家陈丹燕的《女中学生之死》、《青春的谜底》、《一个女孩》、张洁的《亲亲我的木栅栏》、《敲门的女孩子》、殷健灵的《纸人》、蒋韵的《闪烁在你的枝头》、迟子建的《岸上的美奴》、徐坤的《答案在风中飘荡》等等，这些文本无一不呈现了女性成长路上“化蛹为蝶”的艰涩成长体验。“她们与母亲之间隐秘的拉锯式的窥视与反窥视的战争”²⁾；与渐渐明晰的“自我”的纷繁纠结；与姐妹、同伴的相处；对情感的隐秘渴望，以及女性成长中身体的讯号与种种女性生命的暗语错落交织；这所有的一切构成了女性甜蜜酸涩的成长之路。欣喜、失落、焦虑、迷茫——女性成长中的种种丰富而又复杂的生命体验始终贯穿着当代韩中两国女性作家的文本。

1) 谭桂林，《长篇小说与文化母题》，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227。

2) 陈莉，《亲近或逃离：审视中国女性儿童文学中“母亲的女儿”与母亲的关系》，《重庆社会科学》，2005(7)。

2. 惊惶破碎的青春岁月

在生命的成长路上遭逢焦虑、恐惧心理，是女性在获得性别独立与自由之后不可避免的存在状态。而“自由”在存在主义心理学家罗洛·梅看来，个体的自由空间越大，自由选择的能力越强，他所负的罪恶感和焦虑也越大，因为“自由并不是一种单纯的功能，也不是一劳永逸的成就，相反，自由站在可能成功或失败的拉锯线上，它是一种紧张的过程，一种既想实现潜能又怕实现潜能的紧张状态。”女性在面对自由女神的赠予时却无法摆脱内心的“匮乏恐惧”——弗洛伊德曾将这一心理归结为与母亲的分离有关，“我们由此也许可以推论出当女性发现与母亲的整合愿望化为泡影后便本能地将母亲视为遗弃者。正是这一遗弃使她处于永恒的‘被抛状态’中——她将无缘无故地被抛置在这个世界上，也正是在这种无名目的‘空虚的恐惧’(fear of nothing, 克尔凯郭尔)中女性体验到无笼囚徒的被困感。”

女性这种焦虑恐惧心理最显明的体现，就是女孩的青春危机，这是一种可与拉加博士(Dr. Lagache)所谓哀悼的“阵痛”相比的“阵痛”。在这种让女孩沉重而又迷茫的青春危机当中，与母亲相处的关系是她们最大的矛盾与惶惑之一。“少女想摆脱母亲的束缚，然而又强烈感到需要她的保护”。³⁾ 当女孩子渐渐成长起来时，母亲的权威使她感到越来越沉重的压抑。所以对母亲的那种既依恋喜欢又惶惑厌烦的情绪始终伴随着女性的成长。

中国女性作家陈丹燕的作品《青春的谜底》中的女孩庄庆对母亲既厌烦又怜惜，在她看来“女儿对母亲的向往是最强烈最具有完美意味的，对母亲的怨恨和内心的反叛也是最严酷无情的”。当母亲不停地向她抱怨时，“她放下吃到一半的鸭翅，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她不敢争执不敢走开，只是垂着沾满油腻的手指站在那儿。”⁴⁾ 文本中的女孩庄庆，小心翼翼地热情贴近母亲，但我们总是会不经意间就见证到她

3) [法]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372.

4) 陈丹燕，《青春的谜底》(中国作家经典文库)，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2:120.

被母亲的锐利所划伤后的孱弱。对敏感的青春期的少女庄庆来说，母爱中那些细碎的锐利是庞大、汹涌的，在午夜，在人潮汹涌的街头，任何时候，它都可以瞬间侵袭过来，将她吞噬。在母亲面前，庄庆连开灯的权利也没有，成长期的女孩敏感自尊，在喜怒无常的母亲面前，她心里的惶恐困惑是不言自明的，她不能明白母亲那么多的怨恨从哪里来，也不敢问，所以她只能挣扎于自己的内心，希望自己将来做母亲时尽可能给女儿一盏明亮的灯。“女儿对于母亲来说，既是她的化身，又是另外一个人；母亲对女儿既过分疼爱，又怀有敌意”。⁵⁾ 文本中的母亲在为庄庆做美味的鸭舌和鸭翅吃的同时，却不肯为女儿点一盏灯，而且还不时地抱怨责骂庄庆。南茜乔德罗认为，“在男孩看来母亲是客体，在女孩看来母亲是自我。”⁶⁾ 处于青春期的少女面对母亲情绪无常时的手足无措，事实上就是面对手足无措的自我。

除了与母亲的相处时少女生命体验中那种真切惶惑之外，属于女孩本身的心理上和生理上的变化流动更是女孩成长体验中的生命之痛。陈丹燕早期作品《女中学生之死》里遍布少女成长路上的生命之痛，迷茫与无助俯拾皆是，少女宁歌困顿在自我空间，得不到来自外界的支撑和援助，总是单枪匹马地与内心细碎的痛作无声的斗争。这种成长中女孩内心里一次次的纠结混乱，表面的不动声色以及内心里风起云涌，旁人永远无从探询，它只是一个青春期的女孩生命长河里内心里的自生自灭。

这些成长之痛，在韩国女性作家的笔下，也表现得淋漓尽致而又婉约节制。申京淑的《寻找母亲》借助哥哥亨哲的视角，把青春期女孩寄人篱下时内心的孤独惶惑像剥洋葱般层层剥开，刺得人眼睛生疼。“他看见妹妹……双手插进了上衣口袋，每当妹妹在他面前感到紧张的时候，就会习惯性地做这个动作。”⁷⁾ 艰难岁月中的女孩，跟随哥哥在城市做工。晚上三兄妹睡在狭小的单人房时，睡梦中妹妹的手不小心打得哥哥的眼睛生疼，被哥哥教训“你要再这样，赶快回家吧……”，于是妹妹负气返回乡下。母亲送回妹妹，一再逼迫倔强的妹妹向哥哥道歉，但是“从那以后，妹妹每天都把手插在口袋里睡觉。他稍微大点儿声说话，妹妹就赶紧把手伸进口袋”。还是哥

5) [法]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325。

6) 刘岩，《母亲身份研究读本》，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64。

7) 申京淑，《寻找母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87

哥哥哲的视角：“他读初中的时候，强迫妹妹帮自己洗运动鞋。平时妹妹总是默默地帮他把运动鞋洗得干干净净。那天妹妹很生气，拎着他的新运动鞋来到小河边，扔进了水里。”哥哥向妈妈告状，妈妈责骂妹妹，“妹妹说什么也不肯认错，还冲妈妈发了火，我说了，我不想！我不想做我不喜欢的事！”

同样的，在《寻找母亲》中，韩国女性作家申京淑以父亲的视角，回放了花季少女时代的母亲，因为时局的动荡与家境的贫困，不得不与一无所知的男人仓皇走向婚姻的伤痛心情：

“雪白的棉花在母女之间随风摇曳。女孩又喊了声妈妈。……‘我可不可以不嫁人？’……‘我想守着妈妈，不可以吗？’‘不行！’‘为什么不行’女孩几乎带着哭腔问妈妈。‘那你想被山上的人抓走吗？’……她坐在棉花田里，伸开双脚，放声大哭。”

申京淑在《单人房》中，将女性成长岁月里内心世界的挣扎斗争，与外部世界的冲突刻画得孤独而又决绝：“十六岁的我，趴在铺着黄色油毡纸的地板上写信。哥哥，快来带我离开这里。然后再把信纸撕碎。”她厌倦一辈子被束缚在农村的宿命，竟用铁耙扎进自己的脚来发泄内心的苦闷：“铁耙在阳光下闪闪烁烁，钉进了我散漫而轻率的脚掌。十六岁的我，惊呆了，甚至想不起拔出钉在脚掌的铁耙。”

事实上，这种种惊惶破碎的情绪，成长岁月里的女孩多少都曾体验过。所以身为女性，在阅读文本时，当你与文本中的女孩的情绪相遇，会心有戚戚，这是因为属于你的生命体验中那一段成长中的黑暗的隧道，会瞬间回放。

中国女性作家王安忆在她的《忧伤的年代》里写道：“在这个时期里，年龄的分界是极其细微的，大一岁小一岁都隔着鸿沟，有着本质的不同。所以，就特别难找到同伴。内部生长的不平衡给我们带来的是，外部关系的不和谐，这使我们的处境相当困难，尤其是我们不知道这只是阶段性的，这个困难的处境就变成了我们生活的全部。一切都放大了。”⁸⁾成长中的少女面临着自我身份的找寻与确认，其“全部精力别无选择地集中在那个即将诞生的新我身上。”⁹⁾但是，现实的自我与理想的自我、真实的自我与虚拟的自我参差交互，少女甚至对自己的身体都开始感到陌生、恐

8) 王安忆，《忧伤的年代》，《伤心太平洋》，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1：386。

9) 李学武，《蝶与蛹——中国当代小说成长主题的文化考察》，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151。

惧。这样一来，初潮的来临，具有更加神秘的、神圣的仪式感与象征性。一方面，少女可能心中暗暗欣喜：作为一个女性的自己的性别身份得到了真正的确定与认同；另一方面，少女也可能偷偷地焦灼于它的势不可挡，感觉自己已然或将要永远地告别纯真无邪的少女时代。这喜忧掺杂的情绪几乎伴随着女性的整个少女时代。

中国女性作家蒋子丹在她的《等待黄昏》写道：“她每每要为身体里定期流出的暗红色血浆痛心。她放轻脚步不蹦不跳缩紧小腹想要遏制住血浆的溢出，每一点流动的感觉都会引起她的恐慌。”¹⁰⁾ 中国女性作家迟子建的《原始风景》中的“我”第一次看到二姨月经期流出的血，吓坏了，“我从此惧怕血。当我看到第一缕生命的流泉从我体内鲜红地流出来时，我的眼前马上闪现出二姨脸上的痛苦的表情，那种痛苦不知是什么时候已经注入我的生命，我感到异常疼痛，我现在才悟到我的痛苦源自于我二姨，她当年的表情留给我的印象像刀斧凿过的痕迹一样清晰，我无法逃脱疼痛的笼罩了。”¹¹⁾ “当少女觉得自己的生命之血也许是由于内部器官受伤流出来的时候，她被吓坏了，这的确是很自然的。”¹²⁾

女孩对生理发育的恐惧与拒绝，韩国女性作家殷熙耕在她的《鸟的礼物》中，有着淡泊冷漠中不息深情的阐述，文中的小姨知道“我”经历了初潮之后，为“我”买了胸衣。而面对生理上的成长，“我”却是这样来反应的：“心脏。这是我的理性所无法控制的唯一的肉体。虽然我可以随意令我的身体停下，但唯独心脏不行，有时它的跳动并非我愿地加速着无意义的热情。就像抓住我的心脏一般，我握住我的胸脯。”

通过韩中女性作家的文本，我们见证了这一个個女孩在成长的路途上的生命之痛，无论怎样否认和逃避现实，不安和恐惧总是会悄悄爬进青春期女孩子的心田，产生出犹如断乳一般的痛苦效果：“这已不再是女孩子同母亲肉体分开的问题，而是她在周围借以防御的一切都崩溃了的问题。她发现，自己头上已没有屋顶，被绝对孤独地遗弃在黑暗的未来面前。”¹³⁾

10) 蒋子丹，《等待黄昏》(蒋子丹自选集)，海口：海南出版社，2008:453.

11) 迟子建，《原始风景：文集逝川》，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1:200.

12) [法]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358.

13) [法]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348.

3. 相契又背离的同伴与姐妹情谊

当代韩中女性作家的文本中，女孩之间往往可以有感人和细腻的友情，特别是发生在女孩之间的那种瞬间的理解和心心相印。无邪的少女时代，她们彼此都执意信任着她们之间的某些共同点，并继续制造着共同点。波伏娃说过，“女孩子通常有一个最知心的好朋友。这种友谊和爱情一样，是排他性的。故弄玄虚经常满足了女孩子的好奇心，作为对这种做法的反应，她把最无关紧要的小事变成了秘密。拥有秘密也是让自己显得重要的一种方式。”¹⁴⁾

关于女孩之间友谊的微妙性，在中国女性作家殷健灵的《月亮茶馆里的童年》中有较为充分的表现，“人际关系中的亲密性，相互表白、分析秘密、讨论感受等构成了女孩亲密友谊的典型特征”。¹⁵⁾ 当天米知道了寥寥不是她妈妈亲生的，就觉得自己对寥寥有一份当然的责任，所以这份友谊中的秘密对少女天米来说是沉重而又压抑的。而天米和麦穗是可以交换秘密的朋友，所以她们俩的友谊是平等的快乐的。三个女孩因友谊而产生时常的欢喜、刹那的妒意、偶尔的亲疏，每一个人都是对方的支撑，同时每一个人也是对方的镜像。当寥寥走了，麦穗也要离开的时候，天米产生了面临重大灾难时的恐惧感，她疑惑，“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要在这种分分合合中长大”。离开母亲的怀抱进入同性朋友的圈子，事实上是少女一次具有断裂感的生命体验；而由寻求友谊的帮扶到真正走向个体的独立，则是另一次里程碑式生命体验。

韩国女性作家殷熙耕《鸟的礼物》中的我，由于母亲得病，不得不寄养在外婆家，小姨和她的朋友，以姐妹般的情意，陪伴“我”的少女时代。小姨知道“我”经历了初潮之后，为“我”买了胸衣。我难过时，小姨的温暖的牵手与劝慰。这些细碎的温暖都是女性走向成年的奠基之石。

14) [法]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341

15) 雷雳，张雷，《青少年心理发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59.

申京淑的《单人房》中，少女时代的我孤身一人来到城市的工厂做工，与同住一间单人房的希斋姐姐相依为命，可是，希斋姐姐的自杀让这份人生中微茫的温暖骤然熄灭。

少女们就在这相依又分离的情感锻炼中一天天成长。

在韩中两国女性作家的文本中，这种姐妹情谊的距离可以因为心心相映而拉到无穷近，也可以因为父母的偏爱与异性的介入，而拉到无限远。

中国女性作家王安忆的《忧伤的年代》中的少女“我总是敏锐地感觉到不公平”。当知道妈妈因为只得到一张电影票只得瞒着我让姐姐一个人去看时，“我顿时大怒，深感不平。这一回，我气得非常厉害，很多天不能平静，不和任何人说话，生着闷气。这时候，我认识了隔壁弄堂的一个女孩……其时，我们学她走路，学她说话，学她表情。我们的学习都是一是一，二是二的，不会举一反三。她怎么样，我们就怎么样。由于使劲太过，难免有些夸张和造作，可也顾不了许多了，我们多么急于变成和她一样的人。”这实际上是少女的一种“分婉自我”的痛楚，怯于或无力寻求帮助时，身边的任何一个女伴就可能成为她心灵的依伴。文本中写道：“姐姐去开我的家长会了。她只不过是初中二年级生，自以为是个大人，在家长会上，不甘心只作个听众，而要与我的班主任谈谈我的情况。她以为她很有责任与我的老师合作，共同来教育我。她向老师反映情况，但事实只是为了揭我的底，同时引起老师的注意”。“实际上女孩子也意识到自己是早熟的，她为自己在更小的孩子们面前扮演小母亲的角色感到自豪。她很喜欢让自己变得重要”。¹⁶⁾ 处于青春期的姐姐煞有其事地想把自己当成一个家长，像妈妈一样行使对妹妹的管理权。而处于青春期的妹妹对这一切有着了然的洞察，所以很是伤心和不屑，既有对妈妈的不重视自己的伤心，也有对姐姐的自以为是的的不屑。

同样的，韩国女作家申京淑在《寻找母亲》中，以母亲的视角回忆“你姐姐纠缠妈妈，说她也要像两个哥哥那样拥有自己的书桌，还因此发了脾气。”“我还拜托那个人给你做了张小书桌，尽管这对你来说不算什么。你的姐姐没有书桌。现在，你姐姐偶尔还会提起，当初总是趴在地上做作业，肩膀都变宽了。”这些文字表述，作

16) [法]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329.

为一种叙事策略，举重若轻地释放了女作家少年时代，因为父母情意偏袒而带来的委屈与伤痛。

异性的介入，给青春期女性脆弱的友谊带来的伤痛，是韩中两国女性书写中一个不能回避的主题。韩国女性作家殷熙耕的《鸟的礼物》中的小姨，为了迎合恋人李亨烈，去割了双眼皮，因为眼睛红肿不方便去探望恋人，委托自己的闺蜜京子代替自己去探望部队的男友，最后自己的恋人和闺蜜京子好上了。面对爱情和友情的双重背叛，文中的小姨，只能合着命运的节拍，去忍受那些失去的重量——赋予她的那些怆然，那些难言之痛。但也正是这些伤痛给了女性新生的柔韧的力量，“京子阿姨走后，不知小姨是彻底地意识到发生在自己身上的这一切现实再无法挽回，或是因此而更为愤然地与自我作战，到了星期二，小姨就从床上爬了起来。她洗漱后用皮筋将长发扎起，还亲手把饭桌端进来，努力地活动着，让自己的心情平静下来。或许是因为几天以来她的脸色不好吧。在内心经历练的小姨身上，孩气的气质消失了，焕发出成熟的气息。”¹⁷⁾

最让小姨深受创伤的是闺蜜京子的死亡消息。由于当初京子是替小姨去油脂厂工作，同时，京子曾是自己最好的朋友又是夺去自己爱的人，小姨陷入深深的自责与愧疚以及对死亡的恐惧之中，并长久地被恶梦缠绕。“这段时间一涌而至的各种考验令小姨难以承受，也无法整理这些给自己内心所带来的混乱，而其中京子小姨的死便是对自己最大的考验，她所有的悲伤汇集释放出来。”

《鸟的礼物》中的我，暗恋着许石，并且一厢情愿地臆想，“他若抱住我，我应该如何是好”。得知许石喜欢小姨，并与小姨确定关系之后，小说中曾有这样一段叙述：“几天之间，在这同一个舞台上，生活轮番几次地更替着主角，拿我们做试验。最初遭到恋人与朋友的同时背叛的女性角色小姨，与满足于等待期望中的爱情到来的，等待的化身——我，分别登场扮演着各自的角色。然后，如果角色发生替换，我成为遭受背叛的角色，而小姨扮演起陶醉于新爱情的角色。”

韩中两国女性作家，通过深情而又敏感的笔触，向我们呈现了女人一生始于少女时代的同性情谊中那些如影随形的困境以及热烈而又冰冷的人生秘境。

17) 殷熙耕，《鸟的礼物》，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97。

4. 隐秘的情感渴望

少女的成长，其实就是在情感的懵懂中疼痛和清醒的生命体验过程。波伏娃说过，“因为对暴力和强奸的恐惧，进入青春期的女孩子往往把初恋送给年龄稍长的女人，而不是送给一个男人”。¹⁸⁾

中国女性作家蒋子丹笔下的十三岁少女“我”的眼中：“只有苏密才是最完美的女人。我情愿这个女人是我的母亲，生我养我的母亲。尽管她知道苏密还不到二十五岁，并没有结婚，还是固执地相信她是个好母亲。……当苏密美轮美奂的身体裸露于眼前，她心里悄悄地一阵战栗。一种混沌未开的女孩子为成熟女性的魅力所震慑的战栗。”文本中的少女“我”的母亲是一位医生，身为职业女性，关注自己的职业成长更甚于对青春期的女儿的关心，她给女儿的爱和教育是粗糙的、没有耐心的，所以敏感的少女“我”把对母亲的那种依恋和信赖喜爱全部投射到母亲的同事——“苏密”这样一位女性身上。

除了对年长女性的情感上的依恋，对异性的渴慕更是少女生命体验中重要的一种情绪。中国女性作家徐坤在《答案在风中飘荡》中，细腻地刻画了16岁的女中学生何小梅对心仪的男孩子于铁的朝思暮想：“每逢足球比赛，绝大部分女生会自告奋勇充当啦啦队员，何小梅搭着于铁衣服的胳膊一时间有些发僵，笨拙得几乎不会屈伸，一股好闻的青春期男孩子的体香，就从怀中所抱的衣服上袅袅地升腾起来。”这是一种青春期女孩对异性的不可抑止的倾慕与爱恋的情意，所以女孩自己都会被这种感觉所震撼：“她的十六岁的身体竟不由自主的轻抖了一下，以后何小梅的眼神就一直情愿地跟踪着于铁”。这份少女的爱恋情愫千回百转、单纯真挚而又热烈奔放，对青春期的女孩来说，这是一份不可多得但可以温暖一生的女性成长生命体验。

韩国女作家孔枝泳的《待人的礼仪》，也孤独而又伤感地呈现了沉重的政治背景下的少女的爱恋，“姜大哥至今也不知道。新生的时候，我是多么爱慕他这个三

18) [法]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399。

年级的学长。”还有那个贫困生允诺，“那是一只羞涩的手。他的手在我的手里，想抽不抽地犹豫了片刻。不过他还是握紧了我的手，眼睛紧紧地盯着我看了一会儿”。

如果说对同龄男孩的青涩爱恋是女性成长中不可或缺的生命体验，那么成年男性对少女的吸引也是女性成长中的生命之约。弗洛伊德认为，较之男孩的成长，女孩要发展成正常的妇女，其过程要更艰难和复杂，因为有两项额外的任务要完成，其中一项任务就是由恋母转向恋父。中国作家徐小斌的《天籁》中“十八岁的岁岁头一回的感受简直心醉神迷，她稚嫩的心承受不起巨大的幸福，她全身都在发抖，她脸上湿漉漉的，分不清哪是泪，哪是汗”。因为长期跟在妈妈身边，没有父爱，作为导演的成年男性对她的关心就让她有了爱情的感觉。也许外人还没有察觉，但在岁岁来说，已经是可以用生命相托付的一份情谊了。

少女时代女孩对成年男性的那种一厢情愿的痴情在中国当代女性作家铁凝笔下也有着真切而丰富的体现。当白大省听说扮演“大春”的赵叔叔快要离开北京时，“她的手就像刚从冰柜里捞出来的。那年她才十岁，她的手的温度，实在不该是一个十岁的温度，那是一种不能自己的激情吧，那是一种无以言说的热望”。“那个以后我们再也未曾谋面的赵叔叔，他永远也不会知道，当年驸马胡同那个十岁的女孩白大省，就是为了他才昏倒。他也永远不会相信，一个十岁的女孩子，当真能为她心中的美男子昏死过去。他们那个年纪的男人，是不会探究一个十岁的女人的心思的，在他眼里她们只是一群孩子，他会像抱一个孩子一样去抱起她们，他却永远也不会知道，当他向她们伸出双臂时，会掀起她们心中怎样的风暴。”在懵懂青涩的少女时代，面对一个自己心仪的成年男性，女孩心里汹涌的风暴，是女性生命体验里永远的甜蜜与酸涩。

中国女作家虹影的《饥饿的女儿》写了女孩六六青春期的对历史老师的爱欲恋情，那些细微的感觉，若有所失的心理，奉献与欺骗等等，无一不是少女六六真实的生命体验。终于，少女六六把自己彻底地奉献给了历史老师，“江水在我的头顶起伏跌宕，无边无际，毫不顾惜地将我吞没。……最奇异的是我感到自己的乳房，顽强地鼓胀起来。的确，就是从这一天起，我的乳房成熟了，变得饱满而富有弹性。”虽然，从文字上看来，这是对性的描写，是写少女六六对性的悦纳。但是，并不能由此

得出结论说，这些感情的流露始终具有性的含义。在这个文本里，六六对历史老师的这份性的渴望，更多的是由于情感和食物的双重饥渴，在没有粮食也没有爱的饥饿中，少女让历史老师的性充塞于自己的身体，以填补那一恐怖的、虚无的、绝望的饥饿的深渊。她以一个少女的单纯和决绝的姿态向历史老师奉献上自己的身体和全部的爱。但这份可以让少女付出生命都可以的爱，却被历史老师用没有任何担当的一次生命消失之前的情欲放纵彻底地解构了。我们不难发现，这样的一场对成年男性的爱恋是女孩生命体验中持续一生的痛。

中国女性作家迟子建《岸上的美奴》中的少女美奴，更是把对成年男性的那种爱慕的情感挥发到极致甚至过激变态，因为美奴的父亲常年在外，母亲患病，她的班主任白石文替代着父亲的角色，他对美奴学业的督促，对她母亲杨玉翠病情的关心，对美奴寂寞心情的理解——这一切都让少女美奴对自己的班主任白石文有了一份不由自主的依恋与倾慕，“以前美奴不喜欢上学，她的学业水平只占中游，但白石文的出现使美奴觉得学校是最妙的去处。”当她知道白石文消化不良时，她悄悄地给白石文送去鸡内金，并且用左手写下服用的方法，为的是不让白石文发现。这样一份少女对成年男性的暗恋是忧伤而又绝望的。所以当看到她自己的母亲在病后经常找自己的班主任老师谈话，引来镇上人的流言蜚语，竟然在一个夜晚将母亲推到江里淹死。这是一个事关伦理与罪恶的故事。但实际上也是成长中的少女在对缺失父爱的追求过程中极端心态的惨烈呈现。

在韩国女作家笔下，现实中的父亲和父爱大多是缺失的，于是潜意识里对父爱的渴望，就导致了女主人公在成长岁月里表现出异常的情爱倾向。在韩国女作家申京淑的小说《草莓地》中，少女“我”由于父爱的缺失，对男推销员产生了爱恋。“他对于我，与其说是恋人，不如说他更贴近于父亲。”推销员之所以打动我，是因为他穿的那双白胶鞋很像父亲离开家时穿的那双。就好像他穿着父亲穿走的那双胶鞋回来了似的。

韩国当代女作家全景麟的小说《关于平凡的水珠花纹连衣裙的故事》集中叙述了少女朦胧的暗恋以及这份暗恋的苍白意义。从小住在大伯家，被堂哥细心照顾的她偷偷喜欢上了堂哥。“堂哥只有二十一岁，但已经结婚了，堂哥的婚礼仪式改变

了我的人生。”“我失去了爱情，也许是永远。”后来她爱上了一個长得像堂哥的人，但他参军后，再没回来。她再没恋爱。三十八岁的时候，她回了家乡，快到家的时候，她看见，那条她曾经穿着参加堂哥婚礼的水珠花纹连衣裙在山下的某个角落里随风摆动，不知是谁把那件衣服穿在了稻草人的身上。她停在已经脏污的连衣裙前，把太阳镜给它戴上。就这样，少女时代的这份对成年男性的暗恋伴随了女子的一生，并且最终呈现了它的苍白空洞。

韩中两国女性作家，通过文本中这些走过爱的喜悦，走过丧失的疼痛的女性，展现了女性在成长路上踏着悲伤走向爱情的幽微心灵。从女性的成长之路上对成年男性依恋的生命体验中，我们不难体察到这样一种女性生存的真实所在：依靠男性来寻找女性成长的精神支撑，无异于一个遥不可及的梦，当现实无情地戳破女性曾经的梦想之后，最重要的是女性应该在这样的觉醒中依仗自己的心灵能量更快地成长起来。

5. 结 语

当代韩中女性作家穿过层层壁障，以不舍的女性自我探询情结深入到隐秘的潜意识中打捞女性成长岁月里的生命体验。伍尔芙曾经说过，很多的感触、敏锐的理解仍然无济于事，除非她能由暂时的、个人性的东西中铸造出持久不倒的建筑物。当代韩中女性作家的功绩就在于，她们以女性的细腻感受写出了女性生命的饱满与永恒，用自身的生命体验写出了女性的勃勃生机。

女性书写宛若检索女性文化的一个广角，它是一种具有自觉意识的女性的发言，通过当代韩中女性作家文本中关于女性成长的种种言说，我们不难辨别，两国女性作家都不约而同地向读者呈现了女性成长的意义，以及隐藏于成长中的踟蹰无路的绝望与坚定向前的希望。

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年韩中两国女性文学批判荆棘，追寻女性自我价值、弘扬

女性“人的自觉”时，所表达的对女性两难处境的社会抗争，是当代女性性别觉悟、女性角色文化解放的第一次启蒙，那么20世纪90年代，韩中两国女性文学不仅具有了“女性：认识你自己”的警策与彻悟，而且以社会性别构成理论为核心，将批判的锋芒经由社会历史批判，转向女性自身生命体验的沉思，这可以说是当代女性性别觉悟、女性社会性别角色文化解放的第二次启蒙。这一变化使女性文学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崭新领域。作为文学的一种样式，女性文学的存在的基础，就是它与其他文学样式相比的特殊性，即女性的生命体验。九十年代以后的女性文学终于把这一点变成了自己的重心，使女性文学的特质被极大地激发出来，缤纷多彩的女性文学向世人展示了前所未见的丰富、细腻的女性世界，给女性文学增加了无穷的魅力。毫无疑问，女性的性别觉悟首先是从认识自身开始的，对自身生命体验的观照，对自身成长历程的沉潜反思，都昭示着当代韩中女性书写的巨大的历史进步。

< 参考文献 >

著作类：

- 乔以钢，《中国当代女性文学的文化探析》，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 林丹娅，《当代中国女性文学史论》，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
- 陈顺馨，《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 赵东一著，《韩国文学通史》，知识产业社，1990。
- 韩国文学研究会编，《九十年代的问题作家：女性主义还是人文主义》，同路社，2000。
- 黄度敬著，《我们时代的女性作家》，文学与知性社，1999。
- [法]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
- [美]贝蒂·弗里丹，《女性的奥秘》，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1999。
- [美]波利·扬·艾森卓，《性别与欲望》，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 [美]肖·瓦尔特，《她们自己的文学》，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4。
- [日]水田宗子编，《女性的自我与表现》，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
- [英]弗吉尼亚·伍尔夫著，王还译，《一间自己的屋子》，北京：三联书店，1989。

[英]英玛丽·伊格尔顿编, 胡敏等译, 《女权主义文学理论》,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1992.
 Amy D. Dooling and Kristina M. Torgeson, *Writing Women in China*, NewYork: ColumbiaUniversityPress, 1998.
 Chow, Rey. *Woman and Chinese Modernity*, Minnesota: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1.
 Christina K. Gilmartin edited, *Engendering China: Women, Culture, and the Stat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E. Adrienne, R. Sarah. S. Avi. Technologies of Sexiness: Theorizing Women's Engagement in the Sexualization of Culture. 2010, 20(1), 114-131.

论文类:

安南渊, 《90年代女性文学的整体性》, 《韩国外大韩国语文学研究》, 1998.12.
 金银河等, 《对九十年代女性文学论议批判的考察》, 《女性和社会》, 1999.5.
 刘慧英, 《90年代文学话语中的欲望对象化》, 《中国女性文化》, 2000.1.
 萬莲子, 《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发展的误区》, 《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01.1.
 乔以钢, 《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天津社会科学》, 1998.2.

< Abstract >

Persisting in “self-inquiry complex”, contemporary female writers in South Korea and China dug deep in their private subconscious to explore life experience in their upbringing and showed the bitterness or sweetness on the road they grew up. Joy, loss, anxiety, confusion and other various life experiences on their pathsrn through the texts of contemporary female writers in South Korea and China.

Key words: female growth, life experience, female writing

www.kci.go.kr

원고접수일	심사일정	1차수정	게재확정	출간
2012. 7. 2.	2012. 8. 6.	2012. 8. 15.	2012. 8. 21.	2012. 8. 31.